五代史記纂誤續補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卷二

江夏吳光耀

家人傳敘至于唐晉以後親疎嫡庶亂矣

桉梁家人傳欲以養子友文爲嫡嗣親疎嫡庶何待唐晉始亂梁本紀固已書友文爲子唐廢帝家人傳論亦謂友文爲禍本

梁家人傳

文惠皇后王氏

黃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

桉複本紀改下遂字爲及字此可去矣朗王存傳初

與太祖俱從黃巢攻廣州存戰死十四字亦宜節

元貞皇后張氏

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

案賢而有禮法者何乃復悍厲家人淑妃楊氏傳聞

妃有色而賢德妃董氏傳聞妃有賢行聘之皆再嫁

之婦也曰賢者傳本語耳非史氏與之

昭容李氏

皆不知其所終

案昭儀陳氏既別爲傳皆字無著豈初時固合傳及

定稾偶未正或後人誤分耶亦以色進亦字可並證

也

次妃郭氏

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

校通鑑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于佛寺漆其首函之藏于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録今讀薛史瓚傳亦作仍令收梁主尸備棺櫝權厝于佛寺漆首函送于郊社與通鑑正同然收尸雖詔瓚全義旣尹河南想亦與其事也二說皆可采

晉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

校薛史五代會要通鑑在二年三字疑傳寫之誤

全昱

領嶺南西道節度使

桉職方考無嶺南西道通鑑作安南

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

桉本紀薛史通鑑在龍德元年此誤

存

朗王存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此傳末提行別書

存已死

桉三字可去

于是追封存朗王

桉五代會要封建梁開平四年四月追封皇兄存爲

郢王六月追封皇伯義方爲潁王皇叔義譚爲韶王

此書脫伯叔

友文

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

桉孫宜作甥

友孜

康王友孜

桉南監本此傳末提行別書

唐太祖家人傳

正室劉氏次妃曹氏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

按此從薛史稱正室然與次妃對稱殊非體例薛史

淑妃韓氏莊宗正室與德妃伊氏莊宗次室對稱較

近

神閔敬皇后劉氏

后父劉叟黃鬚善醫卜

按黃鬚下因事見此可去

十二月己卯臘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汲古閣本湖北仿

汲古閣本臘誤獵

克讓

敘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

桉義兒李嗣昭傳克用尚有弟克柔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尚有兄克儉亦有弟克柔代州刺史沙陀傳尚有弟克勤克儉又見通鑑考異引懿祖紀年錄代州刺史克柔又見薛史及雲中克用墓旁殘碑克用尚有子落落見此書紀傳及新舊唐書薛史莊宗尚有弟存矩見盧文進傳通鑑乾寧三年敘梁救魏博之役禽克用子落落天復二年梁救晉絳之役禽克用子廷鸞是落落存矩之外尚有廷鸞皆此傳所遺也

克讓

桉南監本彭注本此傳末提行別書

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

桉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渭誤滑

克脩

克脩

桉南監本此及克恭克寧傳未提行別書

克脩性儉嗇

桉克恭傳克脩爲人簡儉褒貶與此異薛史克脩傳作儉嗇克恭傳作簡正雖因事立詞亦前後之不相顧者此書又從而誤也

太祖子

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義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

莊宗同母存美存義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義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桉太宂宜去存美等七人爲王七字及蓋字移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封十字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下又去存美封邕王之封字乃得止五代會要行第如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存勖存霸存渥存紀存乂存美存確存禮薛史存美作莊宗第三弟存霸二存渥四存義五存確六存紀七存禮未言行第通鑑存霸作六相公則次日某某者行第旣不確去此十四字尤簡

彥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

桉符存審傳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薛史存審傳及明宗入洛皇弟存霸單騎奔河東與呂鄭謀殺彥超與留守張憲彥超覺之密與憲謀未決部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殺呂鄭存霸于衙城詰旦聞洛城禍變彥超告諭三軍憲傳亦謂彥超誅呂鄭但誤存霸爲存渥此書憲傳亦未曰彥超欲留之止通鑑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進止然先已載不納存渥獨厚存霸耶

莊宗子

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

桉本紀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傳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西川四面與西南面都招討與招討權有重輕書宜從一

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

桉薛史本紀十月庚午朔是月中安得有己酉宜從本紀作十一月

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

桉此傳命將無日推九日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至十一月丙辰入成都王衍降止六十九日

推本紀九月庚子命將日至十一月丙辰又七十七日本紀作十一月己酉蜀王降以九月庚子推之止七十日以九月戊申推至十一月己酉止六十二日俱不得七十五日通鑑作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是推九月戊申出師日至十一月丁巳大軍入成都日也薛史紀傳皆作自興師七十五日蜀平此書蓋仍其誤也惟推九月庚子命將日至十一月壬子王衍遣使上表請降日得七十三日此五字或三字傳寫誤耶

蓋其皆幼

按此書號簡矣而蕪雜字句復不少即此傳此其字

及上其次繼潼其字繼岌毋曰劉皇后曰字以繼岌爲使以字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以字皆參軍事皆字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下以字唐字繼岌下而取璧而字益不平之之字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之字自字皆字蜀字由是從龔等不勝其憤一句遺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繼岌字延嗣至成都成都字從龔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延嗣字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往字故師未即還師字劉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彥珪語字皇后不得請不得請字以待孟知祥之至之至字崇韜期班師有日崇韜字

則君屬無疑矣則字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而字繼岌登樓以避之以字繼岌遂班師繼岌字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先鋒字行至渭河行字繼岌不得渡一句任圜從後至從後字明宗已即位一句問圜繼岌何在圜字圜具言繼岌死狀繼岌字下當莊宗遇弒時當字其四人見殺人字其餘皆不知其所終兩其字太祖之後遂絕之字凡六十餘字皆可備他處未可頗舉偶一及之

太祖之後遂絕

按清異錄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長興四年明宗晏駕唐室亂莊宗諸兒削髮爲苾芻間道走蜀時

知祥新稱帝爲公主厚待猶子賜予千計則未絶也

唐明宗家人傳

宣憲皇后魏氏

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冊謚曰宣憲

桉本紀石敬瑭反在清泰三年三月此清泰三年四字宜敍在前此書未見工部尚書崔儉止崔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戸部尚書薛史本紀正作崔居儉而晉本紀作天福四年五月戸部尚書崔儉卒禮志作尚書左丞崔儉或居儉嘗改名抑有脫耶

淑妃王氏

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

校故字贅

哀皇后孔氏

父循橫海軍節度使

校孔循傳歷樞密使東京留守卒贈太尉此宜書其

大者

從榮

又升班在宰相上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又作文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

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梲刑部侍郎任贊爲

元帥判官

桉劉贊傳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

請置師傅以輔導之大臣畏王不敢決其事因請王

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祕書監爲秦王傅劉贊

傳敘請傅乃是因言事者云云此是敘請判官與言

事者請擇師傅無涉師傅尊不得自擇大臣請王自

擇舊史故錄以爲異判官乃屬寮故事得自擇不待

大臣請但從榮請朝廷重臣不宜耳此旣明明曰言

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奈何以請判官屬

之且薛史本紀通鑑劉贊爲秦王傅在長興四年四

月從榮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在八月以刑部侍郎任贊爲兵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在十月下從榮出而歎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論也是請傅尚在未爲元帥前請判官時已爲元帥與劉贊傳請傅別是一事此實由節删薛史而誤薛史從榮傳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旣隆不敢忤旨卽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棁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旣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寮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蓋請傅請判官

于傳末連類補敘但請判官上止以又字別之不曰
末幾令後人疑爲一時事亦小疵文忠公以劉贊爲
王傅既見贊傳遂刪乃奏刑部侍郎劉贊爲王傅一
句故言事者云云與請判官一節連屬矣又請判官
是先請崔棁不得轉請任贊從之此傳併崔任爲一
請又未曰以任贊充元帥府判官則明宗學士代予
言不可也之語是並任贊之請亦不從且令後人疑
任贊兼翰林學士矣

此事須得侍衞兵馬爲助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馬字

從璨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

校南監本未提行別書

唐廢帝家人傳

皇后劉氏

有司請以延晧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桉薛史本紀淸泰三年六月辛酉天雄軍節度使劉延晧削奪官爵勒歸私第癸亥以天雄軍守禦右捧聖第二軍都虞候張令昭爲檢校司空行右千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通鑑六月庚申止削延晧官爵歸私第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衞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兩書延晧削官爵日雖不同然皆在以

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前此乃敘在後又不似補敘法壹似令昭既平始有此事者

晉家人傳

皇后李氏

次

桉屬上既不成文屬下又贅辭史作臣與太后幷妻馮氏及舉家戚屬見于郊野面縛俟罪次所有國寶一面金印三面今遣長子陝府節度使延煦次子曹州節度使延寶管押進納並奉表請罪陳謝以聞則知此次字偶失删耳通鑑作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于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

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其𡚁字亦誤會

原文也

遣其將崔廷勳以兵守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廷作延

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

之

校文忠公濮議晉問謂舉族餓死蓋甚言之也　殿

本五十之十誤千

後不知其所終

校郡齋讀書志曰晉朝陷蕃記范質撰質石晉末在

翰林爲出帝草降表知其事爲詳記少帝初遷于黃

龍府後居于建州凡十八年而卒按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至甲子歲爲十八年實太祖乾德二年也則出帝所終可知矣

安太妃

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

梫南監本彭注本向作面

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

梫薛史本紀天福八年九月丁亥追册故魏國夫人張氏爲皇后帝之元妃也張從訓傳高祖之鎮太原也爲少帝娶從訓長女爲妃五代會要晉少帝皇后

張氏而馮氏則皇后內職中均無之此書乃脫張皇后何也宋史張從恩傳又作晉祖鎮河東為少帝娶從恩女從恩蓋從訓弟然無論為從訓從恩女出帝有張皇后明矣

我今日作新女壻何似生

按文忠公詩話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生誤皇通鑑作我今日作新壻何如蓋文語也

敬威

敬威字奉信

校南監本彭注本此及敬賛敬暉傳未提行別書

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

校南監本此及重睿延煦延寶傳未提行別書

延煦延寶

宦者遂專政事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事字

論故著于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報誤服攷見前

漢家人傳

皇后李氏

慼念深意

校念薛史同而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作認全唐文載此誥又作仞

注隱帝舊史實錄皆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蓋未嘗立后也

校薛史張彥成傳以隱帝娶其女特見親愛則隱帝尤有張皇后不止楊邠傳之耿夫人矣

贊

道乃先還

校下有道已去三字此語可去

周太祖家人傳

貴妃張氏

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

桉存審傳爲盧龍軍節度使在破趙後其卒官又宣武軍節度使也此幽州誤稱

德妃董氏

實勳予褒

桉勳疑作慟南監本予作于

侗可贈太傅追封郯王

桉南監本郯作剡

周世宗家人傳

柴守禮

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王晏之王誤汪

貞惠皇后劉氏

不知其世家

校薛史作將家女也

宣懿皇后符氏

宣懿皇后符氏

校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未提行別書

世宗辨急多暴怒

校宜從左傳作卞急

世宗子

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桉隨手雜錄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取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默記作惟正誤惟正蓋美子潘夙之廽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仕供三代止云以

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今讀宋史美傳惟吉美從子夙傳鄭王美從孫也雜錄謂惟吉爲夙祖則夙不應于美爲從孫夙傳容有誤雜錄得之于其家人又與宋史不大謬當可信惟吉雖不知爲熙讓熙誨世宗固有後矣又宋史本紀仁宗錄世宗從孫柴元亨神宗錄世宗從曾孫貽廓皆爲三班奉職

梁臣傳

敘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

桉馮行襲氏叔琮李彥威韋震孫德昭王敬蕘蔣殷于五代止及事梁何以不入梁臣傳朱守殷董璋雖

叛究屬唐臣何以不入唐臣傳楊師厚先事晉張延朗事梁以租庸使爲鄆州糧料使毛璋梁末以滄州降晉趙鳳爲梁鄆州節度判官蕭希甫先爲梁青州節度巡官桑維翰唐同光中登進士景延廣事梁邵王友誨吳巒爲唐大同節度判官楊邠事唐爲糧料使王章爲唐魏州孔目官劉銖爲梁邵王牙將王朴登漢進士爲校書郎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皆繫以國而仕及二代者梁唐臣傳中仕唐末藩鎮及十國者尚多此義例之自相矛盾者

敬翔

工書檄

校下翔所作皆俚俗語李襲吉傳曰及翔所答書辭不工此曰工何也通鑑考異載唐末見聞錄翔答晉書有曰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信不工矣

細大之務必關之

校與動靜輒以問之何異二者必有可去

李振喜謂翔曰

校　殿本四川彷　殿本無李字

朱珍

東并兗鄆未嘗不在戰中

校本紀珍殺在龍紀元年後八年爲乾寧四年始克

鄆兗幷宜易攻

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

按尙未爲天子安得曰拜宜曰表或拜上有承制字

劉捍傳拜宋州刺史王朴傳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

拾遺爲推官皆誤

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

按本紀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此豈儕馬計耶

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旣夕乃

引珍使者入見

按去此二十七字上下亦自顯貫

龐師古

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于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

按繁敍複家人傳作郴王友裕攻徐州以讒奪兵屬師古較簡

論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

按本紀敬翔傳薛史本紀通鑑皆作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光州本治光山太極元年徙治定城光山在定城西南非由襄至壽之道劉捍傳作光山亦誤

論遂與孫儒爭矣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矣字

論凡三十年閒

校本紀高駢死在光啟三年攻壽州不克在天祐二年相去止十九年三字疑二字傳寫之誤

葛從周

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

校一人字冗

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于梁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下全義字脫

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

校從周碑作落落領二千騎缺六字馬步二千殺戮殆盡生擒落落奪馬三千又殺蕃缺二字云云是從周固

未敗也薛史從周傳五月幷帥以大軍侵魏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殆盡擒落落于陣幷帥號泣而去梁本紀六月李克用帥蕃漢諸軍營于斥邱遣其男落落將鐵林小兒三（三字疑二字傳寫之誤）千騎薄于洹水從周與戰大敗之生擒落落以獻羅紹威傳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唐本紀是月武皇與汴軍戰于洹水之上鐵林指揮使落落被擒落落武皇之長子也旣戰馬踣于坎武皇馳騎以救之其馬亦踣汴之追兵將及武皇背射一發而斃乃退九月李存信攻魏之臨淸汴將葛從周等引兵來援大敗于宗

城北存信進攻魏州存信傳武皇遣存信營于莘縣
與朱瑄合勢以抗梁人梁祖患之遣使諜羅弘信曰
河東志在吞食河朔迴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
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怒翻然結于梁祖乃出
兵三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
輜重退保洺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
攻魏博屠陷諸邑五月存信攻于洹水汴將葛從周
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于
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坎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
九月存信敗葛從周于宗城乘勝至魏之北門舊唐
書弘信傳汴將葛從周援之屯于洹水李克用子落

落時爲鐵林軍使爲從周所擒乃退歸新唐書弘信傳克用踰洹西北挑戰從周大破之禽其子落落乃引去沙陀傳李存信攻魏葛從周引衆三萬來援戰洹水上汴人夜坎諸野鬭合克用子落落馬陷而顚克用救之亦顚追兵迫射之乃免通鑑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于陳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蹶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蹶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皆與碑合又新唐書姦臣氏叔琮傳又與李克用戰洹水遷曹州刺史薛史氏叔琮傳尋又捍禦晉軍于洹水有功遷曹州刺史叔琮旣有功從周

何獨大敗此書叔琮傳但曰久之遷曹州刺史不敘戰洹水有功懼與此傳牴牾耶而義兒存信傳固明明曰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存信既敗從周何至大敗但唐本紀亡落落在克用自將時此乃屬退保洺州時證以薛史通鑑亦存信傳之一誤也此書本紀及紹威傳于從周是役曰擒落落晉本紀曰亡落落亦不曰從周大敗此傳從周大敗之誤誤會薛史唐本紀存信傳宗城之敗宗城之敗蓋在後碑曰落落引騎二千而從周殺奪之數乃過之碑爲薛廷珪奉敕撰雖冒功亦不如是之顯自齟齬蓋克用既大出師必與存信各有所

領也張歸霸傳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

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是落落實歸霸所

擒碑乃歸功主帥耳

張存敬

存敬子仁穎仁愿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頴作穎

寇彥卿

紇干山頭凍死雀

校湖北仿汲古閣本干誤友于之于宜作干戈之干

康懷英

懷英卽以城降梁

案朱瑾傳亦作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是以懷英爲叛首而新唐書本紀作其子用貞以兗州叛附于全忠是以其子爲叛首當是懷英所挾耳

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案義兒嗣昭傳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劉知俊傳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薛史梁本紀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乃別議戎帥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懷英傳懷英懼太祖之言期于必取乃築壘環城濬壍池斲李嗣昭傳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通鑑開平元年六

月康懷貞至潞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絶七月李思安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蓋懷英先築一城思安復築一城故曰夾寨此作懷英築夾城誤

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

按繫敘複唐本紀

劉邠

梁太祖西攻鳳翔

桉旣曰梁臣傳此復稱梁是外之矣牛存節傳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徐懷玉傳少事梁太祖楊師厚傳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王景仁傳梁太祖遣其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梁太祖素識景仁賀瓌傳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王檀傳少事梁太祖爲小校馬嗣勳傳梁太祖攻濠州謝彥章傳事梁太祖爲騎將晉臣三傳三稱晉高祖漢臣蘇逢吉傳漢高祖鎭河東史弘肇傳漢高祖典禁兵楊邠傳事漢高祖爲右都押衙王章傳漢高祖典禁兵劉銖傳與漢高祖有舊聶文進傳給事漢高祖帳中後贊傳贊更事

漢高祖郭允明傳少爲漢高祖廝養周臣王朴傳周世宗鎭澶州鄭仁誨傳三稱周太祖皆誤

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

按職方考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此誤

故其逗畱以養賊

按其字可去

鄠妾王氏有美色鄠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鄠二子皆被恩寵

按複家人傳

牛存節

存節爲人木彊忠謹
桉下又曰忠憤彌激不能事仲方而歸梁不得以忠
予之
張歸霸
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
桉說文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後漢書桓帝
本紀段熲擊當煎于湟中注湟水名在今鄯州湟水
縣非汴境當作隍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
隍列子周穆王篇遽而藏諸隍中注隍無水池也太
平寰宇記賀州桂嶺縣無城池隍中頗出珠玉寶器
郎尉佗拒防之所皆隍中之見于前者薛史正作壕

內然文選七發黃池紆曲注黃當爲湟湟城池也李
氏未知何據疑亦隍字傳寫之誤

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
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
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
不能支以數十騎衞太祖先還

棱敘此止通鑑簡明景福元年二月戊寅朱全忠出
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甲申朱
全忠至衞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棄營
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至者皆爲
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

忠走張歸厚于後力戰全忠僅免此傳敘如一日事且日徙柵壹似非敗走家人傳兩敘遣友裕壹似兩與友裕失薛史本紀曰帝追襲鄆人至瓠河不及疑梁臣自飾語歸厚傳敘大順元年及景福初分爲兩事尤誤

徐懷玉

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脫兵字

楊師厚

劉知俊叛

校南監本彭注本叛作反

師厚敗之于蒙坑

桉唐本紀作敗梁軍纂誤未知孰是通鑑考異謂莊宗實錄爲妄攷見前

王景仁

而景仁全軍以歸

桉南監本彭注本全軍上有得字

賀瓌

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館字

注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桉此自史例何必多此一注且所謂有聞者有令聞

也唐六臣傳循有子楷豈有令聞抑仕宋耶馮道傳
道有子吉吉雖入宋史文苑傳固佻薄無操行不得
目有謂循道無恥楷吉肖之君子立辭可婉不可弄
文忠公疑不爲此公集中金部郎中贈兵部侍郎閻
公神道碑銘曰惟閻氏世家于鄆其先曰太原王寶
以武顯于梁晉之閒實佐莊宗戰河上取常山功書
史官爵有王土鄆之諸閻皆其後也薛史寶傳作有
子八人宏倫宏儒皆位郡守後人有能得公爲神道
碑銘者可謂有聞矣此書寶傳乃絕末敘其後人注
又何說且薛史有子可敘而此書脫者多矣

馬嗣勳

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于梁

校梁本紀劉守光傳舊唐書本紀薛史梁本紀通鑑誅牙軍在三年二字疑傳寫之誤

王虔裕

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

校新唐書本紀新舊唐書諸葛爽傳通鑑孫儒陷河陽爽子仲方奔汴在光啓二年薛史虔裕傳作及爽歸順乃以虔裕及其衆隸于宣武軍此傳蓋誤薛史爽歸順之年爲孫儒陷河陽之年然爽雖歸順仍據河陽奔汴乃其子仲方在孫儒陷河陽時李罕之傳作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舊唐書本紀作光

啓二年十二月蔡賊孫儒陷河陽諸葛爽奔歸汴州

亦誤爽是時固已卒矣

謝彥章

肅然有將帥之威

校南監本彭注本帥作卒

唐臣傳

郭崇韜

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

校　殿本璋誤彰

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

校南監本彭注本下州字作用

今一切拒之
　桉今字復上可去
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之字
明年征蜀
　桉本紀同光三年八月殺羅貫九月伐蜀此明年字誤
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

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于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搆之

校多複家人傳

安重誨

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

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

桉十七史商榷曰篇首云其父福遷爲晉將晉救朱宣福遷戰死而薛史則云重誨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于河東將兵救兗鄆而沒重誨之父單名福而遷字則連下文讀新史訛舛令人噴飯滿案其所書恐多不可信今讀　殿本薛史重誨傳正作其先本北部豪長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沒通鑑注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沒殊不如王氏所言薛史輯于　國朝宜以殿本爲據胡氏注又可證也王氏不應弗見胡氏所引與今本薛史止酋豪與豪長不同

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

按　殿本攷證臣文清按袁樞通鑑紀事云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此數語任圜本傳亦不載姑附于此今讀趙鳳傳正載此語曰鳳獨號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是此書未脫此事也

仁矩未至而董璋叛

按李仁矩傳仁矩至鎭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璋已反與此異此蓋

論事推心之言

務欲制其姦心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欲字

又與相者交私

桉薛史重誨傳作聞相者言其貴不可言此自宜作

相者　殿本相誤諜

希旨者爭求其過

桉南監本脫者字

周德威

令軍中曰

桉南監本彭注本令上有下字

其一甲之直數十千

按其疑作且

退而告莊宗曰

按南監本彭注本告下有于字

眞吾之勝地

按南監本彭注本地下有也字

自鄗追至于柏鄉

按南監本彭注本脫于字

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按此與夾寨之戰梁皆以十萬師敗唐本紀敗梁兵

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而

康懷英傳夾寨乃亡大將三百人薛史唐本紀夾寨亦曰斬萬餘級獲其將副招討使符道昭洎大將三百人芻粟百萬將校猶統小將言第曰大將不計小將可知矣通鑑夾寨兩敍亡將校士卒以萬計亦不下二萬級矣薛史唐本紀柏鄉之役擒梁將陳思權以下二百八十五人周德威傳亦作獲將校二百八十人是並未有三百人則柏鄉之敗不如夾寨之甚也

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淸臨淸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

之

案複劉鄩傳宜會簡之

子光輔官刺史

案薛史周光輔傳光輔有弟數人光貞歷義乾二州刺史入爲諸衛將軍光遜繼爲蔡州刺史光贊任青州行軍司馬及楊光遠叛滅貶商州司馬會赦徵還尋卒于家此書光輔外止光遜見漢本紀及東漢世家並未曰爲德威子光貞光贊皆缺如亦疏矣

符存審

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按薛史唐莊宗本紀帝憂形于色召諸將會議時李
存審請急救燕薊且曰我若猶豫未行但恐城中生
事李嗣源曰願假臣突騎五千以破契丹閻寶曰但
當蒐選銳兵控制山險强弓勁弩設伏待之帝曰吾
有三將無復憂矣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赴援次于
淶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俘擒而還秋七月辛
未帝遣李存審領軍與嗣源會于易州步騎凡七萬
于是三將同謀銜枚束甲尋澗谷而行直抵幽州明
宗本紀莊宗召諸將議進取之計諸將咸言敵勢不
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躡而擊之可也帝
奏曰德威盡忠于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卽不宜更

待敵衰願假臣突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
言是也卽命帝與李存審閻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
會軍于易州閻寶傳寶與李存審從明宗擊契丹于
幽州西北解圍而還通鑑謀于諸將獨李嗣源李存
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
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爲虜無輜
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躡而擊
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
變生于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
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
先進軍于淶水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晉王以李嗣

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此書唐莊宗本紀天祐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明宗本紀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是議幽州當救者不獨存審顧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嗣源語非存審語也嗣源實先將兵存審最後乃發者此傳專功存審誤矣

晉人謂之夾寨

桉王彥章傳亦曰號夾寨唐本紀曰遂軍德勝爲夾寨義兒存進傳曰是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存進碑曰時駕在德勝寨又曰果僞將段凝領兵攻打德勝寨全唐文後唐莊宗簡收德勝寨等處軍士骸骨敕

亦作德勝寨梁人避考嫌名故謂潞州夾城爲夾寨晉人名城何亦爲梁諱王建及傳晉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河上薛史唐本紀李存審城德勝夾河爲柵存審傳于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通鑑李存審于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又不作夾寨何也

至輒戰死

校史建瑭符習任圜義兒王鎔闕實傳止建瑭李嗣昭中流矢卒李存進戰歿實乃戰敗慙憤發疽卒非戰死習圜並未死也輒宜易多存進傳亦誤實爲戰歿且敗習等時張文禮已卒乃其子處瑾事耳

而與公鄉里之舊

案存審陳州宛丘人郭崇韜乃代州鴈門人此鄉里何辨薛史作與公鄉里親舊此蓋仍之

老夫事二主四十年

案存審從李罕之歸晉在光啓三年薛史平梁之明年五月卒止三十八年薛史作垂四十年爲得

徙鎮昭義

案職方考潞州唐滅梁改曰安義晉復曰昭義五代會要太平寰宇記通鑑復舊名昭義在長興元年三月考曰晉復昭義誤譜于唐並注安義昭義正得薛史存審傳彥超移授昭義節度使在明宗卽位之明年唐本紀正在天成二年十二月安得便稱昭義此

蓋仍薛史之誤

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

校本紀天成元年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相去三日此曰明日似止兩日權知州與權知州事亦小異

且僕已自謝過

校南監本脫謝字

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

校薛史馬萬盧順密傳擒彥饒順密爲首是以宜著其功否亦宜著其罪此止以等字統之而不著順密非也

史建瑭

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

按史匡翰碑積善所宜于有後享富貴者累朝大勳不可以中徽啓茅土者數世事詳圖諜功備鼎彝大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安慶九府都督是建瑭家世已早貴非始其父也

尙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

按辥史匡翰傳其妻魯國長公主卽高祖之妹也晉本紀天福二年五月庚午制皇第十二妹史氏爲永壽長公主七年九月癸巳進封魯國大長公主匡翰碑尙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實殷帝之歸妹穠華

缺五字之王姬碑雖八年建而薛史匡翰卒在七年三月高祖未崩前所曰歸妹宜指高祖此作高祖女誤

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

按此是自名薛史匡翰傳作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是不稱人之名與接下以禮意近蓋與下語易稱名不稱名所謂禮下也宋書蒯恩傳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通鑑唐主李景爲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宋史英宗本紀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名也正是此類亦有自稱名爲謙恭者

晉書朱伺傳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是也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

按薛史匡翰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醟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

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是徹亦直士今乃削所詰責事徒載請死語匡翰之量著徹之節泯矣且所謂引滿自罰而慰勉之者乃是何故

卒年四十

按薛史晉本紀匡翰傳及碑皆曰贈太保薛史傳末作子彥容歷宮苑使濮單宿三州刺史碑作嗣子四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揍州刺史次曰彥澄彥琪並西頭供奉官幼字缺五州別駕薛史又有史懿傳懿乃建瑭子匡翰兄歷使相封邠國公顯德元年卒贈中書令方契丹入中原時懿鎮涇原堅壁拒命仍送款于漢祖此書皆略之

王建及

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

桉南監本無臺字

從戰莘縣故元城

桉彭注本縣作野南監本脫城字

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

桉本紀及敬翔傳王自負芻以堙塹從行諸將可知

矣楊劉之役宜不獨建及如此

元行欽

聞行欽驍勇

桉彭注本驍作趫

論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

桉廿二史攷異孑謂行欽之不負莊宗明矣其出奔也安知非志出于復讎歐陽之論所謂責人斯無難也錢氏蓋不察本末耳行欽爲劉守光囚父害諸兄弟其爲人容知義耶攻魏既不能有功及乎危慼默默無言泣下而已此其人才又安能復讎然文忠公載其詰明宗語及其斬也又曰市人皆爲之流涕何嘗不嘉之但不信其有死志耳

論終于被執而見殺

桉彭注本執作縶

安金全

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錄其功

桉薛史有安金全子審琦傳審琦封陳王卒贈尙書令子守忠仕宋爲郡守又有審琦兄審暉傳審暉封魯國公卒贈侍中子守鏻仕宋爲贊善大夫又有金全姪審通傳審通仕至節度使卒贈太尉又有審通弟審信傳審信仕歷使相卒贈侍中止審信不足稱餘皆有烈績金全生前之功旣爲莊宗所抑家世顯貴又脫畧于此書何其不幸也

袁建豐

不知其世家也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也字

從戰胡柳指揮使孟遷振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

案薛史建豐傳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于小人失于撫馭指揮使孟守遷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是建豐不得無罪此乃專敘討平之功

西方鄴

爲汴州軍校

案南監本彭注本無汴字

乃將麾下兵五百騎西迎莊宗見于汜水

案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見字

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

桉南監本彭注本鄴上有鄴字

符習

欲以劒自裁

桉南監本彭注本裁作到

願授臣河南一鎭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誤內

主上所知者十八

桉　殿本南監本知誤殺

張延朗

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桉辥史張延朗辥職表深中時病通鑑李襲吉獻李

克用議亦通治源此書並不節存之乃詳于梁友珪
僞詔晉降契丹表漢太后答郭威及降封湘陰公誥
皆例語耳甚失去取之宜

晉高祖有異志

椄唐臣傳不宜稱石敬瑭爲晉高祖劉延朗傳稱晉
高祖漢臣蘇逢吉史弘肇王章劉銖聶文進傳稱周
太祖皆誤

李巖

非吾所知

椄南監本彭注本吾作予

衍見巖以妻冉爲託

按妻毋宜從薛史作毋妻

李仁矩

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彭注本徽作徵

蜀兵懦

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兵字

毛璋

在鎮多不法

按南監本彭注本多下有爲字

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

聽命

桉李承約傳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
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
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薛史承約傳
同又璋傳明宗嗣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既
家富于財有蜀之妓樂驕僭自大動多不法招致部
下繕理兵仗朝廷移授昭義節度使璋謀欲不奉詔
判官邊蔚密言規責乃俛僶承命蔚傳明宗時毛璋
之鎮邠寍奏爲廉判時璋爲麾下所惑有跋扈之意
蔚因乘閒極言諭以順逆之理璋即時遣其子入貢
通鑑天成元年十月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
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爲節

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爲昭義節度使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久之乃肯受代是璋有異志欲拒命在明宗時明宗取天下不順璋又貴久而驕故易覬覦莊宗時安敢如此此叙莊宗時誤矣又潞州此時不得稱昭義攷見前

朱弘昭

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

梭南監本無起字

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

梭南監本彭注本以上有乃字

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卽字

劉延朗

徙廢帝爲北京留守

桉　殿本守誤中

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

桉薛史本紀册書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六日乙亥古文稱日多繫月朔今删去六月乙亥四字將疑庚子爲卽位日不且與本紀剌謬耶薛史卽位後亦作至是帝受册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迴視房暠曰張溹神言甲庚午不亦異乎蓋上已全載册書故不令後人迷惑也

炙灼滿身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炙誤炙

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

桉文忠公爲臣難論作後六日而敬瑭反聞薛史本紀作居六七日敬瑭上章云云通鑑作辛卯以敬瑭爲天平軍節度使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除辛卯宣制日至戊戌恰七日是作五六日誤矣

康義誠

論天子自爲將

桉南監本彭注本爲下有之字

論漢有侍衛司獄

桉桑維翰傳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是時漢
末立已有侍衛司獄通鑑顯德三年十一月送晟孫晟
于右軍巡院注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鞫
繫囚是軍巡院即侍衛司獄軍巡獄見毛璋呂琦傳
更在前矣

論親軍之號始于明宗

桉劉捍傳元從親軍都虞候王鎔傳親軍皆懼劉知
俊傳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霍彥威傳況爾天子
親軍吳世家常以爲親軍薛史梁太祖本紀開平三
年六月辛亥敕劉知浣逆黨之中最爲頭角龍虎軍
親兵之內實冠爪牙末帝本紀趙巖巖時典禁軍洎還

洛以謀告侍衛親軍袁象先龍德元年五月丙戌朔制侍衛親軍及諸道行營將士等第頒賜優賞已從別敕處分劉捍傳以捍為親軍指揮袁象先傳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通鑑天成二年十月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注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此謂始于明宗非也

藥彥稠

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其字掠作虜

注故不列于死事傳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傳字

豆盧革

華以說能知前朝故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無故字

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

校之字可去

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

已而與之

校薛史韋說傳賜自盡詔曰靜惟肇亂之端更有難

容之事且夔忠萬三州地連巴蜀路扼荆蠻藉皇都

弭難之功徇逆帥僭求之勢罔于視聽乖意割移是

朝廷所與止三州非五州通鑑正作高季興表求夔

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考異引十國紀年明宗實錄亦作表求夔忠萬三州許之上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通鑑作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亦不作五州也

盧程

不知其世家何人也

校薛史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

掌書記王緘歿于陣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南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諴誤誠宜作至諴感神之諴

莊宗已卽位

校南監本彭注本位上有帝字

少尹任圜莊宗姊壻也

校纂誤補曰攷薛史任圜傳圜弟團妻武皇宗女今讀薛史圜傳正作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

任圜

嗣昭戰歿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

校王鎔傳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薛史常山之役嗣昭爲帥卒于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敵人不知通鑑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鎭州號令如一鎭人不知嗣昭之死蓋嗣昭

方死朝廷未命代之前圜權總其事耳此創去敵人
不知語疊似朝廷命圜代將者

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

桉旣曰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矣則所謂居月餘者
不過是年事耳本紀說革貶在天成元年七月道協
相在二年正月相去遠矣

趙鳳

因以斧斫之

桉南監本斫作砍

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家字

劉贊

諸公不知其意爾

校南監本知作誅

何瓚

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軍法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

本脫一瓚字

晉臣傳

桑維翰

初李瀚爲翰林學士

校李日新之名四夷附錄齊史通鑑宋史遼史本傳

皆作薄澣我衣之澣此及五代史補玉壺清話作瀚海之瀚容齋五筆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于李瀚蒙求亦作瀚既字日新宜名澣濯之澣集韻瀚或從幹作澣澣不曰或作瀚是瀚並不得通作澣或曰新固有二名然此書傳錄互異且令後人疑是兩人矣

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

桉南監本彭注本端明殿下無學士字

景延廣

從領寍江軍節度使

桉薛史作夔州五代會要夔州後唐天成二年七月升爲寍江軍節度方輿勝覽蜀主以施夔忠萬置鎮

江軍治夔州後唐改寧江軍節度輿地廣記文獻通
考同職方考止于蜀譜注鎮江而遺寧江疏矣
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桉椅宜從經典作几說文椅梓也不訓坐具或以可
倚也作倚亦非古義古人可倚者曰倚几張華有倚
几銘否則卧几憑几將呼卧呼憑耶
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
桉復桑維翰傳
吳巒
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士卒下脫士卒字

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

桉南監本彭注本圍下有城字

注王令溫疑邵珂而質其子矣巒不能察其姦反委以兵及契丹入貝州又不拒戰遽投井死其死不足貴故不列于死事

桉巒不列死事傳文忠公或偶遺之誤于邵珂不明矣將不忠耶死事傳孰重梁本紀注才智不足不予其死沈斌之城中無備何以列死事推心置人腹成大事者往往然烏可執成敗論方城中已亂卽獨力拒戰終爲賊得自死彌潔矣夏魯奇之自刎沈斌之自盡何以異魯奇取以食盡力窮巒力何獨未窮張

敬達嘉其不降巒不降明矣何獨不可嘉死事傳敘曰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況巒不屈夷狄已卓然著雲中乎又曰君子之于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薛史通鑑無抑辭故知公非有歉于巒也

漢臣傳

蘇逢吉

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與嶬等下獄

校南監本彭注本無嶬字

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每誤毋

史弘肇

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

校　殿本四川仿　殿本汲古閣本湖北仿汲古閣本翟誤霍通鑑注翟萇伯翻

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

校薛史作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遺福殿齎玉枕陰遺淮南以致誠意此傳節删之失本旨矣宜曰福進爲趙延壽以玉枕遺吳人

拯訴之弘肇弘肇以爲穎已屬州

校南監本彭注本弘肇下脫弘肇字

逢吉不校

桉逢吉豈能不校者宜曰不敢校此仍薛史耳

置天子何地乎

桉　殿本四川仿　殿本置作致

今日吾得爲汝主矣

桉南監本彭注本無日字

楊邠

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

后前太后怒罷濤相

桉本紀濤罷相在乾祐元年三月郭威爲樞密使在

四月此蓋爲樞密副使耳

王章

而關西三叛作

桉河中爲河東道不得並永興鳳翔曰關西史弘肇傳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皆反關西用兵以河中統入關西亦誤薛史作蒲雍岐三鎭叛爲近

劉銖

然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卽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爲公用民不堪之

桉全唐文李元懿上六事疏曰臣爲北海令時夏秋

苗上每畝麻農具等錢省司元定錢十六及劉銖到
任每畝上加四十五每頭配柴五圍炭三秤省條之
外嚴刑立使限徵臣竊聞諸道亦有如劉銖配處望
令禁止又曰臣在任時奉劉銖文字放絲三萬兩配
織絹五千匹管內七縣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賦稅之
前督責抑逡借役戶民多造店宅碾磑典庫又曰臣
在任時見劉銖擅棄國章便行決配凡罪人或刺面
塡都或決配沙門島敘銖之貪酷較此加甚也南監
本彭注本無深字請字

郭允明

弑帝于民舍

按通鑑作爲亂兵所弒考異曰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弒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爲誰故止云亂兵

周臣傳

王朴

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歷

按顯德字已見上此可去

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

按本紀作通禮正樂在五年薛史本紀樂志通鑑顯德五年十一月詔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六年正

月王朴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宫之法並造律準
上之是六年樂已成非始詔考正之時也六字疑傳
寫之誤
至言諸國興滅次第
按興字未審
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
按平邊策所謂幽可望風而至者宋恐未如朴言也
扈載
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于宰相李穀
按本紀顯德三年九月朴始爲樞密副使四年八月
穀罷朴始爲樞密使薛史載傳作載始自解褐至終

纔四年以此傳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推之卒宜在顯德元二年閒是時朴並未爲樞密副使宋史李穀傳亦作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蓋追稱耳

其辭大抵類俳優

桉全唐文陶穀請疏理獄訟瘞埋病亡奏則嫉貪狡請禁伐桑棗奏則重農桑皆未可以人廢者